

海口琼山区国兴街道攀丹社区

何处是攀丹

海口攀丹村是拥有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

邱濬、海瑞等名臣贤士从这里走出

经历无数次时代变迁，如今被一分为三



西洲书院

都市里的村庄

作为海南四大文化古村之一，攀丹村于南宋设立“攀丹义学堂”，此后接连更名为“养优书院”和“西洲书院”。不仅培养出不少名臣贤士——在丘濬、海瑞、王佐之外，仅攀丹村唐氏家族就出了8位进士、2位解元；更是留下了“处而有养、出而有为”的“养优”文化——关爱家人的“养亲”，以及修身立德的“优秀”。

然而，在“攀丹义学堂”设立700多年之后，随着琼山并入海口，以及文坛社区的成立，曾经的攀丹村被一分为三。

攀丹社区继承了原攀丹村最多的土地和人口，但是历史最为深厚的上丹区域，被划入巴伦社区，而上丹区域内的西洲书院，则被划入文坛社区。

至此，“攀丹村”在行政层面消失了。时过境迁，往事如烟，凝望西洲书院的飞檐，攀丹到底留下了什么，何处才是真正的攀丹？

□南国都市报记者 贺立樊/文 李昊/图

1 唯有读书高

唐电明已经73岁，直到9年前，他才得知真相，解开家族的谜团。

唐电明在文昌市文城镇乐城村长大，他的祖辈从文城镇汪洋村搬迁至此。再往上追溯，是一个谜，他只记得长辈们总是说：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”

1977年，恢复高考，24岁的唐电明考入原湛江水产学院，毕业之后回到海南，从事过水产、航运等工作。

日复一日，在这座城市奔波。40年后，唐电明早已退休，村里的族人托他修订族谱，多方打听，他得知海口攀丹村也有人姓唐。

直到翻开攀丹村的唐氏族谱，亲眼看见“汪洋村”三个字，唐电明才明白，这里就是家族的来路。望着远处的南渡江，他也知道了更多的故事。

700多年前，南宋时期，一支唐姓家族来到南渡江畔，选择以外来人员和蜑家渔民为主的蕃蜑村落脚。家族的领头人唐震是南宋进士，他决定，在这里办一所学堂。

此后，这所学堂多次更名，陆续培养出丘濬、海瑞、王佐等多位名臣贤士。村里的唐氏家族也培养出两对父子进士，其中唐胄编成《琼台志》。

蕃蜑村因此取登科及第“手攀丹桂”之意，改名为攀丹村。此时的攀丹村，被称为“天南第一攀丹”，风光一时无两。

然而，攀丹村的学堂毁于清代战火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这里也不再是海口主要的水运枢纽，村子开始没落。

20世纪以来，府城仍是海府地区的中心，水巷口一带也因商贸而兴起，处在两者之间，却又互不挨着的攀丹村，渐渐成为一座普通的城中村。

“普通到什么程度？”20世纪90年代，符翔经常骑着摩托车，和朋友们驶离府城，驶出高登街，向着南渡江岸而去。一路上，尽是荒地、坡地和田地。

“像农业基地、像普通农村，反正就是不像城市。”符翔和朋友们赶紧掉转车头，离开这里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远处的每一间小房子里，都藏着一颗读书的种子。

其中的一间房子，是孙发义的家。那时的他，刚从海南大学金融专业毕业，进入银行系统工作。同批走出攀丹村的年轻人中，一半以上都是读书升学考出去。

即使当时的攀丹村，已经是一座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。岸边的农田种满水稻，南渡江心的司马坡岛，还种着村里的西瓜、芝麻和白萝卜。

耕作，是村里的生计，却不是唯一的理想。一代又一代，攀丹村的乡亲坚持耕读传家，长辈们总是说：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”

那时的南渡江，宽度只有如今的一半，退潮时，可以蹚水走到对岸。孙发义从小在南渡江里长大，儿时最快乐的事情，是下江游泳，最期待的活动，是与小伙伴们打水仗。

最难忘的记忆，则是长辈在烈日下劳作的身影。这样的身影，贯穿攀丹村历史的每一刻，遍布攀丹村土地的每一寸，就此换来每一代人求学的基础。

这样的身影，不以地域为局限，唐电明的家族并不在攀丹村，却仍拥有这样的记忆。驱使他从2017年开始，重整族谱，留住这一切。

这是一个家族的回望，也是一座村庄的信仰，潜移默化影响着与它相关的人，也记录着时代前行的步伐。

2 何异云从风

站在攀丹社区居委会的楼上，眼前是车水马龙的滨江路，远处是奔流不息的南渡江。

关于南渡江的名字来由，学界和民间都有不同的说法，有一种说法，是它与南宋时期的“衣冠南渡”有关。是否确凿，还无定论，但是时代推动人们的脚步，早已是不争的事实，如同唐氏家族迁居南渡江畔，人们在时代的风潮中仿佛云朵一般被推动，像极了唐胄所云：“人生苦飘泊，何异云从风。”

700多年间，攀丹村经历无数次时代变迁。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后，这里的人们再次感受到时代的力量。

“省体校、工商学院的位置，以前是水田。国秀城的位置，以前是鱼塘。”孙发义记得，以前的攀丹村，有着大大小小的水田和鱼塘，在20世纪90年代，渐渐消失了。

最初的建设项目，是当时的海南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，以这座学校为圆心，一批学校、医院和单位陆续建成。可是周边仍然只是土路，绕过明昌塔，才能走上海府路。

路的修建，在2000年初开始了。国兴大道横贯东西，接上大英山区域和南渡江区域，沿线建起海南省博物馆、海南省图书馆，以及海南省委办公区。

笔直的国兴大道，也穿过了攀丹村，分隔了夏瑶村。从此，夏瑶村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称为“下洋”，另一部分仍是“夏瑶”，在海口话里，两者的读音都是“诶哟”。

有人笑言，从原攀丹村的尾丹走到上丹，一路要经过三个社区，以及并不属于原攀丹村的原夏瑶村。这一切，源于2002年10月，琼山并入海口，攀丹社区归于琼山区之后。

从那时起，攀丹社区继承了原攀丹村最多的土地和人口，以及原夏瑶村的一部分，巴伦社区则管辖上丹区域。文坛社区成立之后，管辖上丹区域内的西洲书院。

“一村三区”，由此形成。虽然行政区划存在不同，但是时代对于人们的推动，并不会因为区划的不同而改变。

那时，在市场的冲击之下，孙发义所在的工作单位经营不善，走向关闭。孙发义不得不选择离职，在社会闯荡。

随着国兴大道通车，与之形成“弓”字的滨江路也开工建设。看着曾经的江滩变成道路，江岸筑起江堤，孙发义发现，南渡江变得好宽，再怎么退潮，也无法走到对岸。

儿时的回忆，彻底成为回忆，再也走不到的，还有过去的时光。

攀丹村早已改为攀丹社区，村民变成市民，农田消失了，曾经熟悉的生计也一并消失。看着家门口的车来车往，攀丹的乡亲们却不知何去何从。

大家只知道，700多年里，攀丹村经历无数次时代变迁。唐胄所写的“何异云从风”，之所以用的是反问句，是因为直面时代变迁的，是真正的人，而不是诗里的“云”。

从2000年初开始，一批又一批曾经走出攀丹的人们，重回攀丹。孙发义是其中一员，于2004年担任攀丹社区中丹居民小组副组长、中丹经济合作社副主任。

他们有着足够的知识储备和社会经验，与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们一起，在城市之中，建起一座新的攀丹。

3 道阻意以长

沿海府路、国兴大道、滨江路、红城湖路，围成一个平行四边形，其中的区域，是原攀丹村的主要范围。失去农业生产的基础之后，商贸业成为这里的支柱。

在文兴路上，有9家店铺，组成了名为“春天事业一条街”的小商圈，所有创业者都是残疾朋友，42岁的蔡笃强是其中之一，他在这里经营着一家小餐馆。

蔡笃强患有小儿麻痹症，导致左腿残疾。行动不便的他，12岁读小学，初中毕业外出务工，领到的第一笔工资，是在糕点店当学徒挣得的200元。

多年之后，蔡笃强已是厨师，他想创业，却没有足够的本钱。一年前，有朋友介绍，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正在提供创业机会，“房租全免，位置不错。”蔡笃强赶紧询问地址，朋友告诉他：“就在原先的攀丹村附近。”

一年多来，蔡笃强努力经营小餐馆，有时盈利，有时亏。每天晚上打烊后，残疾朋友们会聚在餐馆里，边吃快餐，边聊着这一天。

美发师阿杜是听障人士，虽然没办法正常听说，可是大家仍然觉得他很幽默；摄影师阿飞的腿有残疾，可是他拍出来的照片，是那么好看。理疗店的两位视障朋友，喜欢吃炒粉；旁边营业厅的女孩，有着肢体残疾，工作时却身姿板正。

闲暇时的相聚，看着大家的笑脸，蔡笃强很清楚，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。这条艰难的创业路，他们仍要走下去。

“临风似相向，道阻意以长。”从西洲书院走出的海瑞，多次遭受打击后，写下这句诗。在他眼中，越是困难的路，越要走下去。

5年前，吴强的丈夫突发脑溢血，失去劳动能力，吴强不得不辞职在家照顾丈夫。每个月还完各项欠款，银行卡余额所剩不多。

工作成了吴强的奢望。直到攀丹社区党支部原书记符翔告诉她，有一份合适的工作，建议她去试试。

摊开海口地图，可以清楚看见，原攀丹村所在的这块平行四边形，同时触及海口的国兴商圈、府城商圈以及滨江商圈。直观的区位优势，还需通过实践转化为收入。

2024年7月，攀丹社区在海口全市率先成立社区社会企业——攀丹社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，由社区居委会100%持股，为社区服务缓解资金压力，也为困境群体寻找出路。

大家把主要业务定为卫生消杀，包括吴强在内，一批困境群体成员接受免费培训，最终15人拿到合格证。从2025年1月开始，每个月都有消杀任务。

社区企业为攀丹社区带来了实际收入，缓解民生服务的资金压力，也解决困境群体的就业问题。扶危济困，正是海瑞所言：“忠似赤葵倾烈日，清如秋水挽狂澜。”

在巴伦社区，上丹区域已经有了知名的餐饮业态。烟火人间，不就是明代大儒丘濬所叹：“昔年曾向此中游，把酒谈诗夜未休。”

而在文坛社区，西洲书院仍然吸引不少学子参观。青砖飞檐之下，修身立德其间，正如曾经的攀丹学子、明代诗人王佐所言：“万卷岂图金马贵，一竿当与白鸥盟。”

何处是攀丹？心之所向，心怀养优，不以地域局限，心中自有攀丹。



俯瞰海口琼山区国兴街道攀丹社区辖区。

总监制：牛晓民 总策划：罗建力 周元 监制：林莹 李晓梅 统筹：胡诚勇